

〈被世界遺忘的村落 — 寫彰化縣大城鄉臺西村〉

「下次一定袂來我們大城玩喔！」月英姐的兒子，目視不到十歲罷，在庭院外的泥土地上邊把玩著插在那許久的牌子，邊跟要離開的訪客道別。不知道是捨不得還是太過熱情，才剛說完又放下手邊的工作奔向他們，大叫道：「下次要來我們大城喔！」弟弟上頭飛著隻孤單的螢火蟲，亮了相當驚艷，可能因為他無獨有偶，可能因為在烏煙瘴氣中這樣的焰火太難再找到，可能也因為他竟能毫無違和感地和遠方陣陣工業區的黏重的空氣一起舞動著，好似凋零破洞的布偶，邊掉著棉花邊仍然努力邁向生命自我的準心。

「我們大城」，這四個字對我衝擊忒劇。

彰化縣大城鄉臺西村座落在彰化縣最西南角，是全彰化縣最靠近台塑六輕的地方，常住人口約 462 人。台西村與六輕的四百餘隻煙囪對望，6 公里之隔，中間隔著濁水溪。每年夏季盛行南風時，大城鄉台西村民就得忍受來自六輕的空氣污染。然而，檢舉空氣污染事件時，彰化縣相關單位會說六輕不屬於彰化管轄範圍，雲林縣相關單位卻說臺西村屬於彰化縣不在雲林管轄範圍。

像被世界遺忘的村落。

開著大休旅車進台西村時已經是晚上了。夏天的夜暗的很慢。灰色的瀑布從窗邊緩流而下，從車內看不清楚外頭有些什麼，隱隱約約還能見到幾排路燈，像受困的熊。全部都懸宕在那裡。時間懸宕、意識懸宕、空間懸宕，內心也懸宕。一排排的重劃農地從 google earth 上看到的是整整齐齊長方狀，周圍圍著排水溝，空拍圖上看來是整齊有序，一切的規則都向世界安排的那樣條理清晰。水不再往其他地方流，人不再往其他地方動。

鄉村空靈試圖尋求解脫，左竄右竄，除了黏膩的空氣便是冰冷的艷陽，好不容易竄出村莊向西南的缺口竄去，就是流著血的顏色的巨型工廠。黑色的鳥從頭上飛過。拍打翅膀的聲音像是偷偷在我背後做了什麼事。但壁虎更猖狂，肆無忌憚地叫，因為被人發現了也不會怎麼樣，畢竟人們覺得不像蟑螂那麼惹人厭，至少還有不少益處。

-

「有句老話拱：『牛欄裡鬥牛母。』為什麼人袂互相傷害呢？」海鳥阿嬾左眼視網膜剝離，像是一場美麗的錯誤。只能用一眼看的世界不知道會不會有些不同。但阿嬾的內心還是那麼澄澈清明。海鳥阿嬾坐在竹椅上，背對著三合院。

曾經三合院外的廣場是農事重要的工作場合。海鳥阿嬤說從苗栗卓蘭嫁到這裡來，看台西村的一起一落，感慨萬分。背對著三合院，好像仍能看得到台西村的心跳聲。「對這個村的了解，自己走自己才懂的。」

「以前健康的時候會在堤防那邊運動、散步，看到很多海鳥，有時候想到就會「嘩」一聲，所有海鳥都會飛上去，你就知道那個壯觀。後來就忽然發現為什麼海鳥漸漸消失，加上那時候眼睛也開始看不見，醫生說是視網膜剝離，看不到了。以後，我就因為年紀的關係，加上腳也不方便了，就沒過去了。但每次想起台西村村民的未來的命運，（哽咽）我就想到……那個消失的海鳥。」

-

七月的天空，藍的像毯，原先自然而然。台西七月的天空，覆蓋了層紗。無語。沈默。

鋪了層紗的還有，事實。

「把稻草攪作伙，在田裡曬乾後，再堆成草埕。」晨間五六點的微光照在皮膚黝黑的許萬順許伯伯臉上，竟顯的更有活力，手上不停著熟練的動作，還不厭其煩地解說。自己的臉上一陣涼意，口口聲聲說要愛土地，這些竟是離我這麼遠。不遠處的煙囪仍在嗡嗡低鳴，這裡的日子和十幾二十年幾乎一樣。只是少了人。少了聲音。少了笑語。

「遮醫院攏跟其他醫院的數據嚟槓。」好似明明背後都是沙漠，萬順阿伯卻皺著眉，仍一笑置之。「我死死而已，恁上重要。以後好好讀書，麥作田，袂做大官。」說起當年反國光石化，萬順阿伯就起了勁，像從羊腸小徑進入村子前去年在牆上重新刷新的反國光石化的字眼，綻放光芒。「這就是全國團結一心。團結才能成功。」

我始終不解台塑的報告書、官方的報告書、民間的報告書、居民的感受為何歧異這般大？生命被數據所玩弄著，紅字、藍字、黑字，如此脆弱和無奈。世界又是如此委靡，委靡的很是難堪，像燒焦的荷包蛋。想起沿途回住宿的地方的路上，遇到許度伯伯和許春財伯伯在村長家外乘涼，喝著剛燒開的牛蒡茶。「努力那麼多，攏無效啦。」像小朋友期待綠豆芽破土的喜悅，等著等著，漸累漸懶，連探望的意志都逐漸消淡。抄邱妙津的一句話：「向殘缺的世界證明完善的可能性。然而有一天我會停止完善的努力。」

堆完草埕，許萬順許伯伯教我們用稻草結繩。一拉。一扯。一轉。後來，前村

長許奕結阿伯戴著斗笠，身穿白 T 也來田裡跟我們一起。「這以前袂三個人做，所以一戶袂生三個人才能完成。」「但是現在這裡沒有人了。」

拉扯著稻草，心中對這纖維任性感到驚訝，原來土地可以這樣的固執。這裡的生活沒有編年史，也沒有結繩記事。記憶碎片與崩塌在這裡分分秒秒的進行著，掉落以後滾下生活的重心滾到旁心，然後繼續生活。生活。